

亂世

印光麻
圖典脚

Gone With The Wind



之
五
節
譯

版出店書者譯海上

一之叢譯著名

人佳世亂

譯節江之 著爾哲密

Gone
With the
Wind

版出店書者譯海上

著名譯叢之一

亂世佳音
Gone With the Wind

版權所有 * 翻印必究

著者：美國·密哲爾

譯者：江

發行人：江

發行所：上海譯者書店

總經銷處：成都達書局

成都祠堂街

地址：成都西大街七十號

每册實價二十六元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一日版

卦 世 卦 人

卷 一 之 叢 書 善 容

人 卦 世 圖

本 書 承 蒙

陸 藝 羣 先 生 設 計 封 面

特 此 誌 謝

特 此 誌 謝

上 善 書 善 書 以 用 此

何斯佳小姐生得並不美麗，但是男人被她迷住時，他們就看不出來。在她底臉孔上，她母親秀美的容貌跟她父親濃重的顏色混合得非常顯著，可是它總是奪人心目的：尖尖的下巴配上方方的牙床，淡綠的眼珠兒沒有一絲半毫的褐色，而且四周綴着粗黑的睫毛，眼角有些兒翹；上面斜豎着兩道墨黑的蛾眉；在她那木蘭花一般潔白的皮膚上劃下異常惹目的斜線。

在那一八六一年四月底月杪，在一個晴朗的下午，和譚司都譚伯朗孿生兄弟同坐在泰樂農場陰涼的門廊上，她構成一幅豔麗的畫面。她那簇新的，綠色印花麻紗的春裝，把它起着波紋的，十二碼的長裙披在彈簧籬（註一）上，剛剛與腳上的綠色平跟鞋相配，這一襲春裝襯托出她一十七吋的纖腰；她底緊身裝甲顯示着十六歲小姑娘豐滿的乳房。

在她底兩旁，孿生兄弟一邊一個閒適地躺在他們底坐椅上，一壁說笑，一壁觀賽。由上面玻璃窗射進來的陽光，著着馬靴的長腿沒精打采地交叉着。十一歲的年紀，六呎二吋的身材，修長的骨骼跟堅韌的肌肉，晒黑的臉孔和深赭的頭髮，眼光和悅而帶些狷傲，身上穿着一模一樣的藍衫褐褲，他們底相貌完全相像，儼如兩個難分彼此的棉花絮。

外邊，傍晚的斜陽正照在廣場上，把那萬綠叢中雪白的山茱萸烘托得格外鮮明。孿生兄弟底坐騎拴在夾道上。它們是兩匹大馬，毛紅得像它們主人底頭髮一樣。馬腳跟頭有隊到處隨行的獵狗在那裏爭吵。一小段路以外，一頭黑犬正在耐性地等主人回去喫飯。

在這些狗馬和孿生兄弟之間，好像有種血統關係底存在。他們都是強健的，無憂無慮的年輕動物。兩個少年正如他們底坐騎一樣暴燥，不但暴燥而且歡

註一：舊時婦女用以撐裙的彈性圈。

喜招惹是非；但是誰要摸熟了他們底脾氣，他們就很聽話。

雖則過慣舒適的田園生活，從小就有人從頭到腳服侍着，門廊上三個人底臉孔既不鬆弛，也不柔弱。他們有着鄉民底生氣和活潑。這些鄉民一徑過着戶外生活，不大以書本上的沉悶東西煩勞自己的頭腦。在這裏趙鈿州底北部，如果一個人精於幾件重要的事情，缺少一些學問是不以為恥的。所謂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種植棉花，騎術高明，開槍準確，跳舞輕鬆，追求女人得適當，以及善於飲酒。

在這些事情上，孿生兄弟是聞名的；同時，在學習書本裏的東西上，他們底一竅不通，也是相等的出名。

在這個四月底下午，司都和伯朗有工夫在泰樂門廊上閒蕩，正是爲了這個緣故。他們剛纔被趙鈿大學開除，——趙鈿大學是他們在兩年之內被斥退出來底第四家大學——。他們底兄長，多美和保德，爲了學校不歡迎孿生兄弟，也

本願意留在校內，陪他們一道退學回家。司都和伯朗覺得這一次開除好玩得很。至於斯佳呢？她自從前年離開法言女子師範學校以來，就沒有高高興興翻過本，也像他們一樣的以為有趣。

「你們這一次重新開除出來，你們底母親怎麼說呢？」

兩個少年似乎有些不安；他們想起了三個月之前母親底舉動，那時他們從萬金大學被請回家。

「唔，」司都道：「她還沒有機會數說我們呢。今天一早，在她起身之前，我們就出來了，多美到馮家去，我們跑到這裏。」

「昨天晚上，你們回家的時候，她沒有說什麼嗎？」

「昨天晚上，我們幸運得很。剛在我們到家之前，媽上個月在康德買定的那匹牡馬送來了，家裏被它鬧得亂哄哄的。我們到的時候，媽正在馬房內拿一袋糖哄它，而且已經把它底火性遏下去了。她一瞧見我們，就說：『噯喲，你

們四個人怎麼又回來呢？你們比埃及底瘟疫還壞！」這之間，牡馬嘶叫起來，她就說：「還不滾開！你們不看見它發脾氣嗎？等到明天早晨，我再同你們算賬！」於是我們就睡了。今天早晨，在她能夠抓住我們之前，我們就逃出來，讓保德去對付她。」

「你猜她會打保德嗎？」斯佳，正如當地其他的人仕一樣，始終看不慣譚太太底行徑。對於已經長大成人的幾個兒子，她不但要打，而且有時候事情鬧大了，還要用馬鞭抽。

「他當然不會打保德的。他從來沒有狠狠地打過保德，因為他是她底大兒子。」司都道：「就是爲了這個緣故，我們讓他留在家裏對媽解釋。天哪，媽真的不應該再打我們了！我們是十九歲，多美已經有二十一歲了，她還把我們當作六歲的小孩子看待呢。」

「明天魏家底野宴會，你媽會騎新馬過去嗎？」

「她想這樣做，可是爸說騎那匹新馬去是太危險了。而且女孩子們也不肯讓她騎馬過去。她們說：她們一定要她像一位太太似的趁馬車去。」

「但願明兒不要落雨！」斯佳說：「這一星期來，差不多天天落雨。要是野宴變成了室內聚餐，那是頂掃興的事情。」

「哦，明兒一定是晴天，而且會熱得像六月裏一般，」司都道：「你看那落日吧！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紅的落日。從落日上，往往可以預測天氣底陰晴。」

他們朝着何家新墾的，無邊無際的棉花田眺望，直望到那血紅的地平綫為止。如今那通紅的太陽正在向斐靈河對岸的山背後下沉，四月裏白晝底溫暖漸漸退成輕微而涼爽的寒意。

這之間，馬蹄得得，鞭響叮噠，黑奴們尖聲狂笑，這些聲音一齊傳進門廊上三個人底耳朵，原來佃工和騾子都從田間回來了。其時，屋內飄出斯佳母親

何愛倫溫柔的聲音，喊着一個管鑰匙籃的小黑女。有個女孩子尖銳地應了一聲「太太，來了。」就是一陣從背後的過道跑到燻肉貯藏所的聲音，愛倫就在那間貯藏所分配食物，給剛纔回來的佃工。啲啲嗒嗒的杯碟和玲玲瑯瑯的刀叉響成一片，兼充司膳的管家，鮑克，正在安排食桌。

聽到最後的那些聲音，孿生兄弟知道自己應該動身回家了。可是他們怕見母親底嘴臉，所以流連着泰樂底門廊，時時刻刻巴望斯佳請他們喫飯。

「聽着，斯佳，講到明天，」伯朗說，「雖則我們以前不在這裏，事先不知道野宴和跳舞會，你還得跟我們跳一個痛快才是。你沒有答應別人吧？」

「哦，我答應了，我怎麼知道你們都要回來呢？我可不能夠爲了等候你們兩位而弄得沒有舞伴呀！」

「你會弄得沒有舞伴嗎？」孿生兄弟大笑起來。

「親愛的，你聽着：你得跟我跳第一隻華爾滋，跟司都跳末一隻，你還得

跟我們一起喫夜飯。我們仍舊像上次那樣的叫陳嬷嬷替我們算命。」

「我不歡喜陳嬷嬷底算命。你知道：她說我將來會嫁給一個頭髮墨黑鬍鬚長長的紳士，我可不歡喜黑頭髮的紳士。」

「那末你歡喜紅頭髮的男人了，是不是，親愛的？」伯朗笑道：「現在，別管它吧，你先答應我們華爾滋和夜飯吧。」

「如果你肯答應，我們就告訴你一個秘密，」司都說。

「什麼？」聽到秘密兩個字，斯佳就直嚷起來。

「司都，你說的可是我們昨天從奧朗陀聽來的嗎？如果是的，你得知道我們答應過人家不說給別人的。」

「唔，那是璧德小姐告訴我們的。」

「那一位小姐？」

「你認識的，就是魏希理底親戚韓璧德小姐，也就是韓卓立和韓米蘭底姑

媽。」

「我知道的，我一生也沒有見過比她更傻的老太婆了。」

「唔，昨天我們在奧朗陀等火車的時候，她底馬車沿着車站駛過，她就停下來跟我們談話。她對我們說：明天晚間，在魏家底宴會上，有一件婚約要宣佈了。」

「哦，我也知道的，」斯佳失望地道：「就是她底傻姪兒韓卓立跟魏隱兒。這幾年來，大家都曉得他們會訂婚的，即使他溫吞水似的並不起勁。」

「你以爲他傻嗎？」伯朗問：「去年聖誕節裏，你着實讓他瞎纏呢。」

「我可沒有方法不讓他瞎纏呀，」斯佳漫不經意地聳着肩膀。「我以爲他娘娘腔得厲害呢。」

「可是要宣佈的倒不是他倆底訂婚，」司都得意揚揚道：「那是魏希理和卓立底妹妹米蘭小姐！」

斯佳底臉色並沒有變更，可是她底嘴唇白了，猶如未得警告而受到嚴重打擊的一個人，她在受驚的初期，還弄不清楚事情底真相。她底臉上非常平靜。當她凝視司都的時候，從來沒有分析頭腦的他，還以為她不過覺得詫異而非常感到興趣吧了。

「璧德小姐對我們說，他們本來想等到明年宣佈的，因為米蘭小姐身體不大好；可是爲了到處盛行着戰爭快要爆發的傳說，雙方底家屬都以爲還是讓他們早些結婚的好。因之，就在明天晚間的宴會上宣佈了。斯佳，現在我們已經把秘密告訴了你，你得允許跟我們一起喫夜飯了。」

「當然啦，」斯佳機械地道。

「還有全部的華爾滋呢？」

「完全答應。」

「你真可愛！我敢料定，別人會眼紅得發瘋哩。」

「讓他們發瘋好了，」伯朗道：「我們兩個人還對付他們不了嗎！斯佳，聽着：明天早晨的野宴，你得跟我們坐在一起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司都重新請求了一遍。」

「當然。」

學生兄弟狂喜得互相瞧看，但是心裏也有一些詫異。雖然他們自認爲得到斯佳歡心的追求者，然而他們從來沒有輕易得到過她底允許。平常，她總讓他們一再懇求，自己理也不理，不肯回答一聲「是」或「否」。如果他們發脾氣了，她祇管笑；如果他們憤怒了，她卻是淡漠的。如今呢，實際上，她已經把整個的明天完全答應給他們了：——野宴底時候跟他們坐在一起，和他們跳全部的華爾滋，（其實，他們早已猜定明天的跳舞就祇有華爾滋一種！）宴會底時間也跟他們在一道。這麼看來，這一次底開除不是十分上算嗎！

懷了滿腔由於如願以償而起的，簇新的熱望，他們留戀着，談着野宴和跳舞會，魏希理和韓米蘭，並且給予斯佳各式各樣的暗示，想她留他們喫夜飯。過了一歇，他們才覺察到：斯佳好像懶得說話。氛圍似乎有些改變了。怎樣改變的呢？孿生兄弟可不知道，祇覺得斯佳不大留心他們底說話。感覺到一些自己所無法瞭解的事情，被它所困擾而惹厭了，孿生兄弟挨延了一會；這才勉強站立起來，看一看自己的掛錶。

太陽沉到了新墾的稻田那邊，對岸高大的森林拋下了龐然的黑影。燕兒掠過院場而飛翔出去，鷄，鴨和火鷄都從田間回來了。

司都喝了一聲「阿吉」，就有一個小廝——與他哥兒兩同等年紀的，個兒高高的小廝，——從屋角裏跑出來，朝拴馬的地方奔去。阿吉是他們底跟丁，走狗也似的到處跟隨他們。他原是他們童年時代的遊伴，在他們十歲生辰的那一天賞給他們的。譚家底那羣狗，一看見阿吉，就從紅色的泥土中爬起來，靜

候自己的主人。孿生兄弟對斯佳翰了一躬，並且告訴她說：明兒一早，他們就到魏家等她。隨後，他們就跑下台階，跨上坐騎，由阿吉跟着，馳往柏樹列路，一壁回頭揮着帽子，一壁跟她招呼。